

人文 齐鲁

清明

怀念特刊

老师最喜欢的照片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郝世峰
- 终年:82岁
- 籍贯:河北永清
- 生前身份: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

□ 刘武

3月下旬,母校的老师邀我回校参加郝世峰先生追思会。郝先生曾是我们的系主任、隋唐文学研究专家,尤以李商隐研究最为突出。年初他因病去世,享年82岁。遵照郝先生遗言,不送花圈、不开追悼会、不搞遗体告别,因此他所在的文学院便决定开个追思会,来寄托大家的哀思。

我印象中的郝先生绝对是仙风道骨般的人物,瘦削的身材,有些飘散的白发,喜欢昂首前行,目不斜视,步履稍快而沉稳,倘若穿上道袍或长衫,蓄上些许长髯,那就是人们想象中的仙人或神仙。

开追思会之前,我先去先生家中,拜访了师母。师母送给我郝先生最后的一本著作《一鳞半爪治唐音》,感慨地说先生不能给我题字了。我翻开书页,看到郝先生的一帧照片,便有些怅然。师母说这是郝先生最

喜欢的照片,一直摆在书柜里。我往书柜里一看,果然就摆着这张照片,照片上,先生坐在书柜前,腿上趴着一只小猫,先生轻轻抚着猫儿。

我恍然记得,这是20年前的1992年春节后,我带着《天津日报》的摄影记者,到先生家里给他拍摄的。当时,先生养了好几只猫,它们或爬上先生膝盖,或戏耍在先生书桌上,令先生大为开心。后来,我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了《教授与猫》一文,配了一张先生在书桌前抱着一只猫笑逐颜开的照片。

追思会上,先生的老同学、老同事多是回忆他悲苦、惨淡的经历。先生半生坎坷,1978年前,他仍戴着几顶黑帽,尚未平反。后来当了几年系主任,又因故撤职。及至晚年,郝先生感慨:“人活到晚年,是很苦的。了解老年人,并且以平等态度对待老年人的人,是很少的,至多不过是同情与怜悯。”

我心中的郝先生是平和、

开朗的,轮到我讲话时,我将《教授与猫》一文念了一遍,借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。旧文曰:“养猫者甚众,教授养猫则别有情趣。南开大学中文系郝教授心手依然,飘然有仙风道骨,于李商隐诗最有研究,每每伏案之时,家中黑、白、花、赭四只猫穿巡于脚底,或匍匐案头,静观教授精研学问,或卧于教授腿上、肩上,极尽妩媚,弄得教授满身猫毛。郝教授养猫,有六七载了,所得之猫纯系随意。赭色猫为另一教授所赠,此猫在来郝教授家之前,受尽虐待,迄今为止,有生人造访,则惊恐而逃。白色猫为一学生所养,放假回家之前,寄养在教授家,归而不取,教授乃担当抚养义务。黑猫是教授亲戚所送,白猫与黑猫相恋,生下花猫。花猫自幼养尊处优,与人相处甚欢,在四只猫中,最具外交才能。教授与猫相处日久,愈甚爱猫,但最恼是猫在发情期之所作所为,乃为猫服避孕药,实行计划生育,

以避后患,果然成效显著。教授怡然自得,养猫之余,学问精深,大得古人意趣。”

念完此文,我不禁怅然,感觉郝先生在天上开心欢笑,就像他留在照片上的笑容一样。

后来,他的学生张红老师也特意告诉我,她帮郝先生整理最后的书稿时,想选一张作者照,几番寻找后,郝先生说:“还是刘武帮我照的那张最好。”

开完追思会回来,我将郝先生的那两张照片发在微博和微信上,激起诸多校友的回忆。一位朋友说:“先生爱猫、嗜烟茶,研究李商隐独有心得。课堂上声嘶力竭五十弦,道尽人生苍凉无奈的况味。斯人已逝,空余锦瑟绝响。”先生的女儿也点评说:“谢谢,这两张照片一直是父亲生前最中意的!”

得知郝先生的评价,我想,能将先生最好的容颜和神态留在世间,真的令我倍感欣慰。

《长殇》记下了我对儿子的思念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郑应光
- 终年:20岁
- 籍贯:济南
- 生前身份:大学生

□ 郑志海

清明时节,都是做儿女的扑到父母先辈的坟头,寄托自己的哀思,而我却要在心中流下不尽的泪水,怀念我英年早逝的儿子。

儿子呀,白发人送黑发人,是人生的一大悲剧,而我的头发还没有变白,你就离开了我们,从此,我的一头黑发就变成了白发。

我的儿子名叫郑应光,出生于1982年7月7日,是我的独生子。然而,就在2002年11月14日,正上大学四年级的他,却因患不治之症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从那以后,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做梦,在梦中的世界里依然和

儿子在一起。

儿子身高1.81米,英俊潇洒,人见人爱。他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,不管是在小学、中学,还是后来进了大学,总是得到同学的喜欢和老师的表扬。

夜不能寐的时候,我总是回忆儿子的成长之路。他五岁就上了小学,一路均以高分升入初中、高中和大学。他短暂的20年人生中,在校学习15年,总计被评为三好学生17次;三好学生标兵6次;优秀班干部、优秀团员6次。在省实验中学做了3年学习委员,以高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后,一直是班长和优秀军校学员。20年时间里,他是我们的骄傲和希望。

儿子爱好广泛,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虽然天资聪明,但他小小年纪就知道勤奋用功,知道自立自强。在生活、学习条件上,从不与他人攀比。他的文化课,门门优秀,没有偏科。从学龄前的智力开发开始,在生活、学习、娱乐之中,不断培养了获取知识的兴趣,他解开“九连环”用不了两分钟。从初中起就多次参加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等奥林匹克竞赛,并获得了名次及证书。篮球、乒乓球、排球、足球、羽毛球以及中国象棋、世界象棋、围棋、军棋、克朗棋等各种体育活动他都喜欢参与,不仅促进了智力开发,也促进了身体发育。他受家庭影响,在书法、绘画方面,从小就临

帖,后来成为校办板报的骨干。少年时期身背微电子琴的身影,仍不时浮现在我的梦中。虽是独生子女,但这孩子性格温和,待人诚实,尊敬长辈,说话总是面带微笑。

儿子的成长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欣慰,回忆他陪伴我们的日子,每一天都充满快乐和幸福,然而病魔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青春、他的生命。为了表达对儿子的思念,我专门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书,书名叫《长殇》,愿儿子在九泉之下仔细阅读,与父母交流,回忆他20年优秀的人生。

儿子啊,你可知道,你的父母和亲朋、同学和战友,在这清明节里都更加思念你。

梦德兄,梦归何处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袁梦德
- 终年:57岁
- 籍贯:江苏武进
- 生前身份:新闻记者

□ 天D行者

那天已经过了午夜,我刚刚躺下休息,就听到手机响了一声,想必是有信息。

起身打开手机,是原来的老同事老戴发来的一条短信,说梦德兄去了。梦德是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老大哥,刚刚57岁,我一惊,赶紧问是什么原因,什么时候。老戴告诉我就在一两个小时,梦德在上海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然后那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,躺下起来,再躺下再起来,满脑子都是梦德的身影,只好上网看看朋友们对梦德去世的反应,搜搜梦德的图片,找找他写的文章,到最后便静静看了一部电影《我最好的敌人》。

忘了第一次见梦德是什么时候,好像是我当通讯员受邀参加报社记者会的那次。印象中梦德总是笑容可掬、温文尔雅,说话舒缓从容、有板有眼。他很少抢先发言,几乎总是等大家都

完以后才说,他做任何事似乎也不着急,总是慢条斯理、胸有成竹。他似乎有些老派文人的气质,年轻时就显出难得的涵养,包容、宽厚、沉静、雅致。

梦德是《中国青年报》1978年复刊后第一批招入报社的地方记者,我的前辈,在报社的资历比我深。但在工作上,他一直以勤奋著称,每月完成的发稿量总是位居前列。对他来说,好像并没有什么难事、烦心事,在同事之间他也没有特别的偏向,总是非常谦和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。

1995年,我与梦德作为报社委派的第一批记者去澳门采访,我有幸与他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星期,一起采访、一起游览、一起旅行,让我近距离接触、了解了他的为人和秉性。当时,我们先住在离葡京不远的一家酒店,后来住在澳门大学的教师公寓里,体味了一番融合南国与葡式风味的生活。我们奔波在氹仔和路环两岛之间,去大三巴、妈阁庙、大炮台、葡京赌场、喷水池等地

参观游览,去澳门基金会、市政厅、中小学、博物馆等地方采访,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。

我记得梦德是个非常节省的人,从不乱花钱,有着上海人的细心、认真,却不要小聪明。当时澳门的天气很热,每天阳光明媚,晒得人犯晕,但梦德从没有任何抱怨,每天乐乐呵呵出去坐公交、走路,像香港、澳门人一样穿得一丝不苟,决不会穿背心、大裤衩、拖鞋,那样不符合他的风格。

梦德是老记者,但从不争功、争名利、争地位。后来听说他到上海《青年报》担任领导,我暗暗为他高兴,觉得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前两年我去上海出差,打电话约他想见一面,那时已是晚上,听声音他很疲倦,也许刚刚听完会办完事。我跟他闲聊了一会儿,遗憾没有见面。不久便听到他重新调回报社的消息,颇感意外和欣慰。偶尔想他也许并不适合干繁重的领导工作,因

为他是实干型人才,并不擅长应酬,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勉为其难,而重回报社驻站于干记者工作,倒是他得心应手的事。

在报社记者中,梦德的名字也许最有意境,“德公”的称呼也意味深长。可真没想到,50多岁的他就倏然而逝,留下很多遗憾,很多思念,很多梦想……

我怅然许久,不知道要写些什么悼念这位兄长,顺便捡拾了古今一些名人的诗句,集成两段为梦德兄送行。

其一:
梦中说梦犹能忆
润含玉德怀君子
春残日永人相望
香径尘生鸟自啼
其二:
别梦依稀犹逝川
龙德光天天不违
昼永无人深院静
半在心头半在眉
梦德兄,梦归何处?犹在兄弟姐妹脑海中……